

“活力”，指旺盛的生命力，行动上、思想上或是表达上的生动性。而教育的“活力”无非是指学校办学的活力、教师教学的活力、学生学习的活力。

“活力”从哪里来呢？毫无疑问，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活力的来源，包括合理的营养、充分的休息、必要的运动等。那么，教育的“活力”从哪来呢？答案是来自健康的教育“肌体”。我想同样也需要合理的营养、充分的休息和必要的运动。

对于教育来说，合理的营养，可能与我们的教育内容相关：我们的教育内容是否适合“肌体”的需要？充分的休息，与我们学生的课业负担有关：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让孩子、让教师有充足的睡眠？必要的运动，与师生的高品质活动有关：能不能让孩子们真正地走进自然，呼吸新鲜空气？让他们真正地走进生活，去学习和创造？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，否则我们所谈的教育“活力”就会游离于活力之外。

我们在思考改革的时候，往往倾向于做加法，但在很多问题上，减法比加法更有效。今年七月出台的“双减”政策就是一个做减法的文件，文件的规定非常具体，但具体的落实情况怎么样，我觉得各地还很不平衡。有网友给我留言：“双减在我们县城就是‘双加’，学生和老师的负担都更重了，以前学生还有自由的时间，现在都被老师托管了。老师也普遍加了课，早上七点之前到校，下午五点半以后才能下课，苦不堪言！”但从我切身感受来说，我的小孙子，一年级时作业多，愁眉苦脸；现在二年级作业少了，眉开眼笑。所以，“双减”还需要真正落地。

当然，仅仅靠“双减”落地可能还是不够，现在的教育要做的减法还很多，至少还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：

第一是教育时间是否可以减少？有人提出，现在的基础教育阶段，学制要不要缩短？

做好教育减法 激发教育活力

朱永新

这其实就是减法思维。一个学生念到博士毕业已经快30岁了，学习究竟是连续的线性好，还是非连续性的阶段性好？“双减”到底怎么减，怎么落到实处？“双减”之后的课后托管能不能不把学生关在学校里？这些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深化和细化的。

第二是教育内容是否可以减少？现在学校的必修课已经占满了学生的全部时间，当时间都被占用，还有什么自由发展的空间呢？所以能不能做一些减法，减掉不必要的知识？当然，我们不是简单去减，而是用整合的方法去减。现在的课程改革还没有真正地做减法，我们的课程到初中就开始分化，这个方向是不对的。所以教育内容的减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，未来教育内容的发展趋势非常值得研究。

第三是教育评价到底应该怎么评？新华社的《半月谈》杂志曾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文中提到“学校不是菜市场，检查不能左一场右一场”，引起了许多校长老师的共鸣，一个学校每学期大大小小的检查有几十个，“检查一声喊，全员团团转”。过多的检查给学校教育秩序带来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，所以，我们是否可以给校长一个拒绝非必要检查的权力？

第四，关于会议。现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会议太多，我看过资料，广东一位校长一年内参加了240多个会议，也有校长跟我说：“我们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！”现在会议重复的内容太多了，已知的政策、同样的内容不断地层层重复学习。所以，我们的会议安排能不能减少？

减法不做，教育难兴！

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。一百年前，陶先生就教育的减法问题，给我们提过一个方案，那就是“六大解放”。陶行知先生说，要解放儿童的头脑，让他能够思考；解放儿童的双手，让他能够去干；解放儿童的眼睛，让他能够去看；解放儿童的嘴，让他能讲；解放儿童的空间，让他能够接触大自然和社会；解放儿童的时间，让他不要去赶考，让他能学习到渴望的东西。其实，我们按照陶行知先生的建议去做，教育就可以变得不一样。陶行知先生的“六大解放”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“双减”宣言。

总之，有减法才能有活力。我们的确到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教育如何做减法，通过做减法激发教育“活力”的时候了。